

热点观察

乡村春晚： 从区域“小欢喜”到全国“大联欢”

□ 沙 垚

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,年味越来越浓。各地的乡村春晚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。作为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文化联欢,乡村春晚从形式到内容都稍显粗糙,但却越来越受基层群众的喜爱。如今,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和机构的支持下,乘着互联网的东风,乡村春晚正从乡村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,从区域的“小欢喜”发展成遍及全国的“大联欢”。

乡村春晚的“前世今生”

一般认为,最早的乡村春晚源自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月山村,从1981年该村第一次举办“村晚”以来,已经整整40年。它是由月山村村民在每年春节期间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联欢晚会。月山村“村晚”,男女老少都参与,其中一些经典特色节目已经形成品牌,如每年的“农活农装秀”用舞台秀的形式再现了农民在田间地头日常劳作的场景,既表现了农民的乡土生活状态,又展现了农耕文明的传承,还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都市时尚的审美——一种返璞归真的乡村之美。

如果不纠结于“村晚”这个概念,而是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考察,就会发现月山村“村晚”并非凭空出现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,春节群众文化活动是一个重要传统。至少1949年以来,每年春节期间,各地方政府都会要求村庄组织一些春节文化活动。应该说,深入人心的乡村春晚,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文化工作,进行组织和制度建设的动人见证。

20世纪50年代,中国广大农村纷纷成立“农村俱乐部”,这是一个听上去就颇为时尚的机构,似乎与彼时的乡土中国格格不入。“农村俱乐部”包含了文艺宣

传股、社会教育股、科技推广股、体育活动股等内设机构,负责农村全部的科、教、文、体、娱、体、育、活、动,并且大多数村庄的俱乐部,都会在春节期间组织一场联欢晚会,基本都是农民演给农民看,这不就是今天的“村晚”吗?2019年,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官店村的“村晚”现场拉起一条横幅,上面写着“官店村农村业余剧团(1950—2019)”以示传承。几十年前,这个剧团就隶属于当地的农村俱乐部。

今天全国各地正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,一些农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,如江苏省徐州市马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,就包含理论宣讲平台、教育服务平台、文化服务平台、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、健身体育服务平台等,这与当年的农村俱乐部的内设机构如出一辙,其中“文化服务平台”就负责每年的乡村春晚工作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组织保障,再加上“乡村大舞台”“文化礼堂”等硬件配置,为新时期的乡村春晚注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。

“村晚”这道风景的底色是文化自信

农民曾被形容为“沙发里的土豆”,在一些人的旧印象里,他们大多喜欢躺在沙发上看各类肥皂剧和搞笑的娱乐节目。但从各地

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春晚来看,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观看别人的演出,他们更愿意自己上舞台。

这是一个重大转折。一直以来,如何看待及发挥乡村留守老人、妇女、儿童的能动性,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一个难题,甚至有人把他们称为“386199”部队,将之视为需要帮扶甚至拯救的对象。但是,在乡村春晚的舞台上,他们表演节目时焕发出的朝气告诉我们,他们同样是乡村振兴不容小觑的力量,对于文化传承、家庭和睦甚至乡村未来都有重要价值。一方面,空心化是当前大多数村庄面临的困难,但一个小孩的演出,常常能让一家三代人观看,从而为村庄凝聚人气,强化情感;另一方面,在晚会的策划、筹备、编导、演出过程中,亦可以看出村民的自我组织能力,这完全可以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力量。

更为重要的是,从“2017年全国乡村春晚网络联动”到“2019年全国乡村春晚百县万村网络联动”,再到“我们的幸福生活——2021年全国‘村晚’小康展示活动”的全网直播……“互联网+”和数字化成为乡村春晚的发展方向,村民们也实现了从区域“小欢喜”到全国“大联欢”的转变。

“村晚”的流行与直播的覆盖,说明农民的文化需求在不断升

级,而“村晚”正在成为新时代农民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。近年来,互联网上农民的形象常常被建构为低俗、丑陋,甚至有些趣味落后,但通过乡村春晚,中国农民用自己的歌声、舞蹈向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,展现了崭新的新时代农民形象,他们不仅勤劳勇敢、艰苦奋斗,而且美丽动人、朝气蓬勃。不管歌声是否动听,不管舞姿是否优美,只要农民朋友们大胆登上舞台,勇敢地唱出来、跳出来,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,而这道风景的底色是文化自信。

在“村晚”中寻找乡村治理之策

乡村春晚很热闹,网上不乏一些乡村春晚的搞笑段子。但如果认为乡村春晚的目的和功能仅是娱乐搞笑,那就大错特错了,因为文艺从来都不是单纯娱乐,而是寓教于乐。现实中,很多地方的乡村春晚以文艺为方法,去回应乃至解决乡村面临的困难和问题。

“村晚”的节目内容都十分接地气,有的讲述关于婆媳关系的故事,有的分享外出务工遭遇的酸甜苦辣。不管何种节目,在价值取向,都温暖人心,催人向善。有的“村晚”,一番乐呵之后,村干部接着在舞台上表彰先进,总结过去,展望未来。在这场全

村人难得一聚的晚会上,很多村里的公共事务得到讨论,从而培养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,增强了他们的村庄共同体意识。

农村思想文化阵地,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,错误的思想必然去占领。站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阵地建设的高度去重新认识乡村春晚,又会得到新的启示,尤其是把区域性的阵地搬上互联网,将更有利于正能量的传播。2021年,江西省浮梁县严台、沧溪、港口三个村联合举办“云村晚”,除了传统晚会演出,还增加了国风、带货等当下流行元素。最值得一提的是,“云村晚”上,村干部走访贫困户,同村民“围炉夜话”,共同谋划村庄未来发展。如今很多青年回村参与乡村建设,如何处理新老村民的关系,正成为当下乡村治理中无法回避的议题。基于此,浮梁县的“云村晚”还特意安排老村民向新村民讲述村庄的历史,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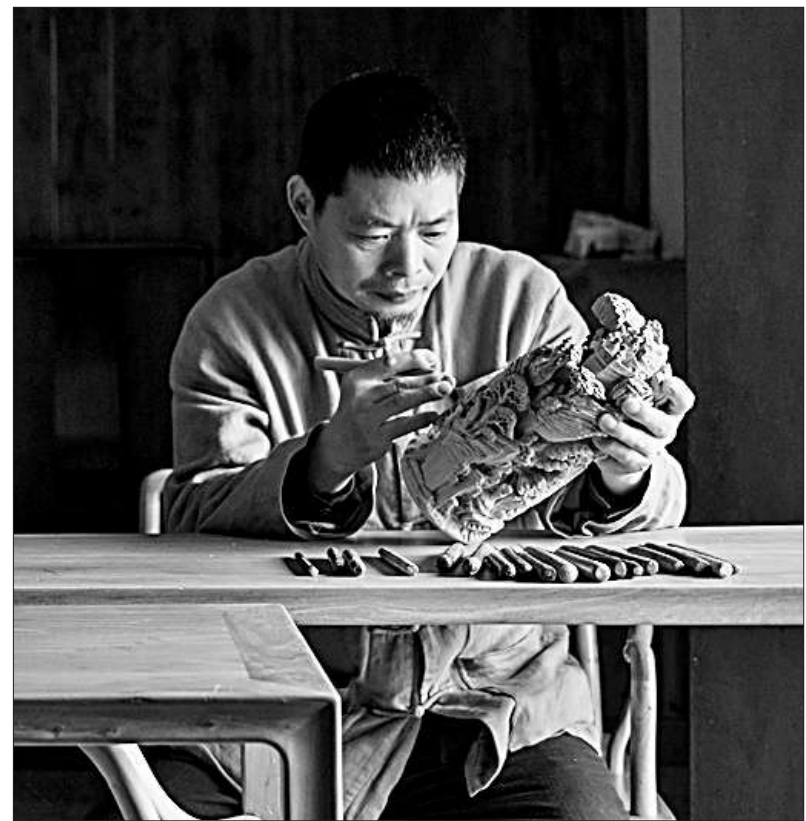
总之,乡村不是城市的后花园,乡村春晚不能按照城市对乡村的想象进行展演,也不能仅用艺术标准去衡量其价值,而要看其社会效果。受疫情影响,2021年很多乡村春晚从线下搬到线上。比如,“欢乐过大年·迈向新征程”——我们的幸福生活2021年全国“村晚”示范展示活动中,天津、河北、广东、贵州等全国14个省市的相关村和社区,就在云端开启了一场东西南北中跨区域区域的“村晚”创意接力直播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“村晚”云直播更包含着一种朴实的、温暖的、来自社会深处,可以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)



了解更多乡村春晚内容,请扫描二维码

走近艺术家



洪建华在雕刻。

曹晓东摄/光明图片

他是国家级非遗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,用了十几年时间,凭着一腔热情和无限执着,将几近失传的徽派竹雕技艺“找”了回来。在他的刻刀下,随处可见的竹子被赋予了另外一种生命。

洪建华：用刻刀赋予竹子另一种生命

本报记者 常 河

“坚强的她在等我!”上午11时,洪建华在朋友圈晒出一张照片,一根趴在石缝中的毛竹鞭。到了下午,这节竹鞭被他截成两寸长短的几段,他称这个过程为“断竹、续竹”,令他惊喜的是“有几枚实心的,太棒了,实心的竹子可以雕刻动物、人物”。

虽然惊喜不是每天都有,但洪建华的日常几乎总是这样度过:闲时在徽州的山上转悠,看到适合的竹材做上记号,付了定金,然后等种植户挖了送来。

更多的时候,他坐在自己的徽派雕刻博物馆里,看书、雕刻,辅导学生。他未必渴望面朝大海,却也期待春暖花开。

期待源于儿时的生活。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洪坑村,皖南著名的“进士村”,小小的村落先后出过18名进士和一个状元。洪建华家就在一座牌坊边,“小时候,我夏天经常躺在牌坊的青石条上乘凉,抬眼看到的是徽派民居的瓦马头墙,最吸引我的还是牌坊上精美的石雕和古民居上的木雕”。从那时起,少年洪建华立下了志向:学雕刻。

徽州给了洪建华独特的生命记忆,而“卖田卖地不卖手艺”的徽州古训让他确立了人生梦想。

中学毕业后,洪建华跟着舅舅学了三年木工,并相继拜当地的石匠和木匠为师学习砖雕和木雕。后来想拜竹雕艺术家王金生为师,可王金生却对洪建华说:“雕刻不能养家,学它干嘛?”

王金生泼来的“冷水”,未能打消洪建华对竹雕的执念。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。”徽州漫山遍野的竹林蕴含着无限生机,他要把这种力量用竹雕艺术表现出来。

一次,在黄山屯溪老街,洪建华偶然看到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著的《竹刻》,这本书仿佛给他打开了一片全新的世界。《竹刻》深入浅出地对中国竹雕技艺的脉络、名家、名作进行了梳理。“读了我才知道竹雕艺术这么复杂,文化内涵这么丰富。”更让他复燃的是,王世襄介绍的明末竹刻“嘉定四先生”中徽州人占了两位,嘉定竹雕的创始人朱松邻也是徽州人。“徽州有这样一门古老手艺,我们怎么忍心看着它轻易消失?”

2013年,洪建华和身为省级竹雕非遗传人的妻子张红云投资建设了1万多平方米的徽派雕刻博物馆,既用来陈列作品,又用作传习场所,2019年到博物馆研学的学生达5万人。在那里,洪建华和他的50多名徒弟以刀为笔,以竹为纸,传承着最传统的竹雕技艺。在他们的刻刀下,随处可见的竹子被赋予了另外一种生命。



2月4日,“2021年全国‘村晚’示范展示活动”进行云直播,图为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套湖村“村晚”现场。

光明图片

快乐步入流连忘返的同温圈,尊重包容精彩纷呈的多样圈,勇敢走出“圈地自萌”的舒适圈——

对待圈层文化,这才是正确姿势

□ 钟艺妍

圈层文化并非网络时代的特有产物,自古以来圈层现象存在于历史的各个角落、社会的各个领域。网络作为催化剂和助推器,加速了圈层文化的发展,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。当前,青年群体中日新月异出现的圈层化新趋势新动向,呈现出多元化和固化的双重特征。一方面,圈层成员在圈内可以获得存在感、归属感、认同感,实现审美共情、艺术共鸣、情感共通,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文化繁荣发展。另一方面,圈层存在封闭性、排他性、极端化、审美固化等问题,导致价值观撕裂,对主流文化认同造成一定冲击,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,不利于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不利于人民精神力量的广泛凝聚。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圈层文化现象,是文艺评论工作者

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。

面对当下青年群体在圈层文化中对“爱豆”的狂热追逐,对网络游戏的神醉心往,对二次元文化的流连忘返,如果仅仅对其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,那说明评论者尚未真正深入生活,深入大众心理,深入青年世界。今天,如果还是用千人一面的文艺作品面对人民大众,还是用“大水漫灌”、悬浮于生活、填鸭式说教的方式面对青少年群体,注定会走向自说自话、作茧自缚、封闭保守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,使人的个性化、差异化、分众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精准满足,使得圈层文化的正向价值在审美基座上得以建立。今天,我们应该真正深入青年文艺生活,了解青年亚文化,思考文艺圈层发展,尊重和包容青年人个性化、差异化、分众化的精神文化需求,理解他们在圈层文化中激荡起的审美共情与艺术共鸣,

在快乐入圈中享受同温圈带来的归属感、认同感、幸福感。

不同圈层的成员应摒弃“相互诋毁”“相互撕扯”的陋习,做到合理发声、包容异声,既不过分强调“所爱”,也允许他人有“不爱”的权利,从而实现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。比如,网络流行的弹幕文化,在圈内成员看来,密密麻麻的弹幕霸占了屏幕,阻挡了视线,剥夺了原作者的话语权,消解了观赏者的审美美权;在圈内成员看来,弹幕提供了温暖的陪伴感和归属感,使得一个人观看视频不再孤单。事实上,圈内圈外都有表达权,弹幕评论是一种短平快的评论,具有即时性、交互性、碎片化、个性化的特点,适合青年群体的交流与互动。与其指责和批评,不如在尊重和包容中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,发扬圈层文化的优点,摒弃信息圈养的缺点,让青少年找到

收获和乐趣。

青少年在快乐融入圈层的同时,不能做圈内的井底之蛙,不能“维护”圈层中的封闭、排他、极化、固化等枷锁,误以为圈内流通的“空气”是清新的,圈层内实际上的世界很精彩,青少年应突破圈层壁垒,走出思维误区和审美盲区,打破“信息茧房”,勇敢出圈。因此,很有必要通过再造圈层、重塑圈层、融入圈层,增强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、价值认同和生活践行。

文艺评论工作者应主动走近青年,倾听青年、关心青年,做青年的知心人、热心人、引路人;用开阔的思路、创新的方法,体悟现实的态度,树立博大的人民情怀,提升青年人对主流价值的广泛认同,使他们在圈层文化的“弄潮”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、审美取向、创作方向,完善人格塑造,提

升人生境界,影响和引领圈层中的其他参与者,扩大非主流文化圈层中的主流声音,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。

面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成文化强国目标,面对“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”这一重大创新性要求,全社会应增强圈层共同体意识,在尊重和包容圈层文化的同时,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,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,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如果各个圈层的成员能将圈内守定之“私”聚合为各个圈层共同承认的公共之“私”,即探寻天下人共同承认和尊重的公共兴趣或公共利益之所在,“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”,必将有利于面对当前“两个大局”,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。